



一波三折探亲路

■ 刘振华

又是一年春节到。望着营院里张灯结彩的欢庆景象，看着有家属抱着小孩来队过年，我不由得想起母亲经常和我念叨的一次春节探亲经历。

1985年春节，时任某部副连长的父亲因为工作原因，回不了老家。春节前，他写信和远在河北老家的母亲商量，让她带我一起到部队过年。

那是母亲第二次到部队。从老家到父亲所在部队，需要先坐火车到北京，然后从北京倒车到齐齐哈尔，再从齐齐哈尔换乘另一趟列车，最后坐上雪橇才能抵达。出这么远的门，又带着孩子，对年轻的母亲来说，是不小的挑战。抱着不满3岁的我，背着两包特产，从北京站下车后走到售票处，母亲就已经累得气喘吁吁。母亲说，那次刚下火车，我就喊饿。母亲从书包里掏出一个煮鸡蛋，剥开喂我时，不小心把几片鸡蛋壳掉到地上。车站卫生监督员阿姨看到母亲随手掉落的垃圾，就走过来要罚款。母亲忙把碎蛋壳捡起来，连声道歉。得知我们是千里迢迢去探亲的军属后，阿姨才一改态度：“下回注意。”

去齐齐哈尔的坐票没有了，只有站票。列车启动不久，沉沉的困意便向母亲袭来。她坐在行李上，一只手搂着我，不一会儿便进入了梦乡。不知过了多久，天黑了下来，母亲突然醒来，发现我不在她身边，急得四处找我。在车厢尾处，恰好坐着一位军人。他了解情况后，开始帮母亲一起找，并在另一节车厢中部的一个座位底下，找到了熟睡的我。“大姐，孩子在这！”母亲闻声赶紧挤过来。解放军叔叔将熟睡的我抱出来，母亲一把接过，泣不成声。

解放军叔叔随后将他的座位让给了我们母子，自己则站在一旁。母亲和他聊起天来。原来，他是休假结束，赶着回驻地长春。从北京到长春，整整一天一夜，他就这样默默地守护着我和母亲，帮我们打饭，照看行李，陪我玩耍。火车到达长春站，他下了车。这件事成为母亲后来反复跟我念叨的事，每次讲述都是不变的开头：“如果不是当时列车上的解放军找到你……”

经过三天三夜，列车终于在午夜抵达齐齐哈尔。候车大厅里挤满了人，母亲生怕再次弄丢我，紧紧抓着我的手，一刻也不敢放开。熬过一个寒冷而漫长的夜，我们再次坐上火车。当时没有电话，父亲只知道母亲和我到站的大概时间。他坐着连队采购年货的雪橇，来车站等了两天，才等来了我们。下了火车，一见到父亲，母亲委屈得流下眼泪。

马拉松着雪橇，在铺满白雪的路上飞快奔驰着。父亲把自己的棉大衣披在母亲身上，母亲抱着我，紧紧依偎在父亲身旁。一路的艰辛、劳累和寒冷，顿时烟消云散。

我们到部队时，已是黄昏。连长带着战士们在营区门口欢迎我们，大家争相帮忙拿行李。和父亲一同居住的司务长搬到班里，给我们空出房间。火炉里木柴“噼里啪啦”地燃烧着，驱走了冬日的严寒。不一会儿，炊事班的战士送来了晚饭。望着桌子上那一大碗红烧肉、一盘翠绿色的芹菜，还有白生生的馒头，母亲这才想起来，我们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上一顿热饭了。

每每说起这趟探亲路，母亲总是感慨于当初的勇气和毅力。她说，那时候探亲的路途虽漫长，但现在回想起来感到很幸福。因为一家人守在一起，就是年。

版式设计：贾国梁

张灯结彩喜盈门，万家团圆庆新春。虎年春节在欢乐祥和的氛围中即将来临。军人心系国与家，军营连着千万家。一年年春节在时代前行的步履中，不知凝结了多少军人家庭的岁月记忆和亲情温暖。在此，我们撷取了几个颇具时间质感的春节团圆故事，与大家分享。让我们从中细细体味军人家庭的真挚情感，并以此向所有为支持军队和国防建设而默默付出、无私奉献的军属们，致以新春祝福和深深敬意！

——编者



那年秋天，一身绿军装的他来到她身旁，带来盖着部队大红印章的结婚申请表和一条火红的丝巾。

“一个是军人，一个是教师，你们想新事新办，我和你娘没意见。但结婚是终身大事，婚礼还是要办一办的。赶明儿，把你娘养的大肥猪杀了，叫你大舅、二姨、三姑来家里吃顿饭，喝杯喜酒。”他爹磕着烟斗郑重地说。

新房里，他给她系上红丝巾，幸福地看着她。她对镜理云鬓，发现镜中英武挺拔的他在看她，娇羞的面容比丝巾还红。

屋外瓜果飘香，人声欢笑。大肥猪被屠夫追得满院子“嗷嗷”叫的时候，乡邮递员带着急促的自行车铃声冲进了小院。

他和她沿着山路走了5公里，终于赶上下午镇上唯一那趟去县城的班车。次日清晨，她送他乘坐长途汽车去省城火车站。临别时，他抚摸着她胸前的红丝巾，歉疚地说：“见电速归，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婚礼办不成了，等放寒假，你去部队过春节，我们在军营补办婚礼。”

她紧紧握着他的手，却不敢用力点头。她怕眼眶里噙着的泪水滑落，羁绊他归队的脚步。

鸿雁传书中，他详细告诉她探亲

需要乘坐的车次、时间，叮嘱她照顾好自己。

“我的爱妻，家乡天冷了，你要注意保暖，多穿衣。不用担心我，南方冬暖，我在军装里穿一件薄毛衣足矣。”

思念他的每一个夜晚，她把思念细细密密地织进毛衣。当织完最后一针，1992年的春节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即将来临。

护着胸前的手提袋。不知过了多久，她身边终于有了一个座位，和一位大叔各坐半边。

第二天上午9点多，她到达广州火车站。广州气温比老家高些，她脱下厚实的外套，又从胸前的手提袋里拿出红丝巾系上。这样，在如潮的人流里，他一眼就能看到她。但在出站口等待徘徊了2个多小时，她还是没有看到那个

红丝巾飞扬

■ 刘凌

熟悉的身影。

他在信中说过，到火车站对面的省汽车站乘坐班车，4个小时左右能到驻地。她决定不等了，一定要在天黑前赶到部队。

黄昏时分，她下了车，拿着他的来信，按照上面的寄信地址问路，最终搭上一辆摩托车赶往营区。沿路看到一身身“绿军装”，她的泪水模糊了双眼。

她远远地看到了他和几名军人在营区门口焦急地说着什么，手上还拿着



图①：春节前，南疆军区某团新建成的来队家属公寓投入使用。图为上士曾强与来队探亲的妻子一起布置“新房”。

图②：1月26日，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支队邀请来队家属与官兵一起写“福”字。图为中士程龙用手机拍下幸福时刻。

图③：为让军属感受军营春节氛围，火箭军某团近日组织“亲子游园行”春节主题活动。图为战士陈怀鲁与家人游园的温馨画面。

图④：西藏山南军分区某边防连组织官兵拍摄拜年视频，来队过年的军嫂陈婷也加入其中。雪山下，大家向远方的亲人送去新春祝福。

李江摄
蔡霖伟摄
孙梓菡摄
张照杰摄

小年也是年

■ 王同富

那天，我一大早就坐上驻地开往家乡的长途客车，到达镇汽车站时已是下午4点多。当年，连队没有外线电话，回家无法提前告知家人。镇汽车站到我家所在村子还有一段距离。正当我站在路边焦急之时，一台手扶拖拉机“突突”地停在了我的身旁。

“谢谢，谢谢班长。”我兴奋得连声称谢。那夜，接了班长的岗，我挎着枪巡逻在阵地上，把怒吼的狂风和往日瘆人的猫头鹰叫声，都当成一首交响乐去聆听，一想到即将回家过年，见到久别的家人，心中就格外温暖。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骑着家里那辆老式自行车，将我送到镇汽车站。

在我上车前，他说：“在哪过年都一样，你是军人，部队就是你的家，回到部队好好干！”

后来，我没有辜负家人和乡亲对

我的期望，在部队提了干，服役25个春秋。

第一次从部队回家探亲距今已近40年。如今，我的女儿也嫁给了军人。她婚后的两个春节，女婿在基层带兵，都没有回家过年。作为一名老兵，我非常理解女婿作为带兵人的艰辛。今年春节，女婿依然要坚守岗位，我提前给他发了条微信：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你安心守大家，我为你护小家。

本版投稿邮箱：bjrjrt@163.com

1984年，是我参军第4年。当时，同我一起下连的战友相继在入伍第3年时就探了家，但由于探亲名额有限，我的探亲计划一推再推。一个雪夜，我半夜上岗，交岗的班长悄悄地告诉我：“指导员白天对咱排长说，今年春节你可探家。”

“解放军同志，你到哪里，我可以指你一程。”开拖拉机的人是个近50岁的汉子，恰好家住我们临村。我坐上他的拖拉机，一路同他聊天。得知我当兵后一直没回过家，他便向我介绍起这些年家乡的变化。他说，这两年农村学习安徽小岗村，开始包产到户。村民们吃饱了肚子，除了交上公粮外，自家的承包田种啥自己说了算，还可以走出去搞买卖。他说，他开的手扶拖拉机就是自家买的，专门用来跑集市，来往送货、卖货，一年下来收入不少。天上飘起了雪花，我心里感到热乎乎的。

告别开拖拉机的大叔，我奔向我家住的村屯。雪花还在飘着，当我站在通往家的那道山岗，看到我家房后的那棵大白杨树时，双眼不禁湿润了。

我放下行李，整了整军装，大步向家的方向走去。在村屯的街口，一群孩子见到身穿军装的我，瞬间围了上来，

连声问我去哪儿。待我说出父亲的姓名后，孩子们边跑边喊奔向我家大门外。

听到孩子们的喊声，母亲从屋里跑出来，又朝屋里喊道：“他爸，咱同富回来了。”她一边擦泪，一边朝我奔来。我扔掉了提包，抱住了母亲……

那晚，我们一家人围坐在一起，聊到很晚。父亲说，人民公社改成了乡镇政府，大队现在叫“村委会”，生产队成了村民组，牛马车具全分给各家各户。

母亲说，你爸考虑到自己是党员，还是村干部，把分到的一匹马让给了其他村民。二弟也出息了，这两年，在县城注册成立了个体工程队，家里的电视机等物品，都是他带回来的……看到家人脸上洋溢着笑容，我感到非常温暖。

与家人相处的时光美好而短暂。按规定，腊月二十四我要启程返回部队。一想到过年无法陪在父母身边，我心里总觉得歉疚。母亲反过来安慰我：“小年也是年，咱们把小年当大年三十过。”

腊月二十三那天，父亲把80多岁的姥姥接到家里，并杀了年猪和鸡鸭。母亲准备了几桌像年夜饭一样丰盛的饭菜。亲朋好友都来到我家，为我祝福送行。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骑着家里那辆老式自行车，将我送到镇汽车站。在我上车前，他说：“在哪过年都一样，你是军人，部队就是你的家，回到部队好好干！”

后来，我没有辜负家人和乡亲对

我的期望，在部队提了干，服役25个春秋。

第一次从部队回家探亲距今已近40年。如今，我的女儿也嫁给了军人。她婚后的两个春节，女婿在基层带兵，都没有回家过年。作为一名老兵，我非常理解女婿作为带兵人的艰辛。今年春节，女婿依然要坚守岗位，我提前给他发了条微信：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你安心守大家，我为你护小家。

待我把女友领回家时，爹娘的团圆饭已经做好。女友进门就甜甜地喊上了“爸妈，丑媳妇来拜见公婆啦。”娘一边擦泪，一边说：“不丑，不丑，好着呢，俊着呢。”

那年领女友回家过年，我由岭南转大东北再到鲁西南我的家，历时一周，途中中共有10余次换乘。但是，因为家中有爹娘的期盼，途中又有女友的相伴，原本辛苦的旅途，也变成了人生难忘的幸福路。

北上南下幸福路

■ 李宪存

当年和妻子谈恋爱时，我在广州，父母在鲁西南的一个偏远村庄，她在辽宁东沟县（现为东港市）工作，她母亲在当地农村居住。那年春节前，我的请假报告被批准后，因为交通不便，具体到家时间难以预知，只能给父母和女友分别发模糊简短的电报——“今年带女友回家过年”“过年带你回山东”。

小年那天，我踏上广州至北京的特快列车。为了省钱给女友买吹风机、洗发精、护发素，我买了张硬座，在火车上硬是熬了三天两夜。

从北京中转到丹东时，没有坐票，我又一路站了8个多小时。出了火车站，我一刻不停地拎着大包小包赶最后一班长途汽车，饿着肚子又站了2个多小时才到达女友家。因为怕未来岳母不让我带女友回山东老家过年，我进了大门就先用军人唱军歌时的大嗓门喊了一声：“妈——我来给您拜早年啦！”岳母多年后还笑说，听到那一声声亮的“妈”，当时心一下子就热乎了。她原本不愿意女儿未出嫁就去婆家过年，但看在准女婿一路辛劳、进门就喊妈的份上，只好同意了。当晚，我在女友家热炕上恶补了一路舟车劳顿所缺失的睡眠。次日醒来，我满血复活地赶早班车到县城接上女友回山东。

那天，爱美的女化了妆，戴着红色贝雷帽，穿着一双新高跟鞋，凭站票与我踏上了从丹东开往天津的硬座车厢。在拥挤的车厢里，女友站不稳，索性便脱掉了鞋子。一路颠簸到了天津站，她晕车晕得胆汁都吐出来了。我赶紧求家住天津的一位战友，要他无论如何也要帮忙把原本订好的两张天津到兖州的硬座换成卧铺。在战友的帮助下，我和女友先凭站台票上车，再补票到列车员专属车厢。

乘务员车厢24小时都有倒班的列车员在休息。我们两个久别重逢的恋人，在车厢里含情脉脉地凝视彼此，不敢大声说话，就用写纸条的方式交流。

即将见公婆的女友，很担心我家人看不上她长得黑瘦。我便信誓旦旦地写道：“我喜欢的人，我家人就一定会喜欢。明天哥嫂和姐妹们肯定会组成一个欢迎团去车站接咱俩的。”

除夕傍晚，当我们抵达家乡县城时，只听到远近不时传来阵阵辞旧迎新的鞭炮声，却未见家人在车站等候迎接。无奈之下，我俩只好扛着数个包裹，一步一歇脚、五步一换手地前行，期待偶遇熟人捎个口信回家，让家人拉板车前来接应。可长长的路上愣是不见一个人影。我只好让女友在路边看行李，自己跑去距离我们较近的表哥家借辆自行车。待我骑着自行车返回时，远远看见妹妹和女友正站在路边说话。

“这位姐姐是打哪儿来的？”

“我是从丹东来的。”

“俺就是来接丹东姐姐的，都记不清来第几次了，终于把姐姐盼来了，俺哥去哪了？”

“你哥就在你眼前，你个小妮子有姐不认哥了。”我接上妹妹的话……

多年后，回忆起这一幕，家人们依然觉得神奇：“当时，咋在大路上，不经任何人介绍就认定彼此是自己要等的亲人呢？”

待我把女友领回家时，爹娘的团圆饭已经做好。女友进门就甜甜地喊上了“爸妈，丑媳妇来拜见公婆啦。”娘一边擦泪，一边说：“不丑，不丑，好着呢，俊着呢。”

那年领女友回家过年，我由岭南转大东北再到鲁西南我的家，历时一周，途中中共有10余次换乘。但是，因为家中有爹娘的期盼，途中又有女友的相伴，原本辛苦的旅途，也变成了人生难忘的幸福路。